绿衣亨利

卷二

[瑞士]凯勒 著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丛书名:世界文学名著系列

书　名:**绿衣亨利卷二**
作　者:**[瑞士]凯勒**
出版社:**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
版　次:2001 年　月第　版
印　次:2001 年 月第 次印刷
开　本:　　字数 :　千字
书　号: ISBN 7-5312-1364-8　/I230
定　价:71:00元

卷　二

第一回　选择职业·母亲和给她出主意的人们

我觉得，我无法再忍受悬而未决的职业问题，所以我就从自己的东西当中找出一些好纸，有生以来第一次给我母亲写信。当我在信纸尽上边靠近边缘的地方写下“亲爱的母亲！”时，她就以一种新光辉形象在我眼前浮现。我感觉到自己走向生活的严肃性，因此，我刚开始写的时候，简直想不出开头的几句话来，发现自己那种下笔千言的本领不知哪里去了，但不久我就从描写自己这次旅行和其他的经历开始，自然而然地写下去，结果，我的描写没有了，雕琢和夸张。我显示出自己心情非常舒畅，力图通过描写自己这一段的幸福生活和自己的种种活动和奇遇，给母亲留下深刻的印象，这是一种奇异的努力，后来我还一再重复表现出来这种努力，这实在是一种好以滑稽可笑的方式使她开心，同时又以此来表明自己很有本领的毛病。接着，我就开始叙述写信的真正目的，坦白无隐地向她说明，我现在坚决相信自己一定要作一名画家，因此，我请求她先从各方面了解一下情况，和有经验的人们商量一下。最后我叙述了

舅父家的近况，向母亲致候，还郑重其事地嘱托她照管一些小东西，就此结束了这封信。我把它揲得又窄又好看，然后封上，把我心爱的刻着希望之锚形象的图章盖上去，这块图章是我很久以前用一小块柔软的雪花石膏雕成的，这是第一次用。

我母亲接到这封信以后，就穿上她的朴素的、单色的节日假装，手里拿着一块新手绢，然后开始到她所能见到的各权威人士家去郑重其事地访问。

一位体面的细木匠师傅，是她访问的第一个人，他常到上流社会人家去，为人深通人情世故。他是我父亲的朋友，我们之间仍然保持着友谊，他还热心地继续我父亲他们那个团体在教育方面的种种努力。我母亲将所有情况讲述给他听后，他立刻就回答说，这是个毫无价值的主意，这样就等于让孩子将来生活放荡不羁。要是真干美术工作的话，这位细木匠有更好的主意。他的一位表弟曾在一个较远的城市受过雕刻铜版地图的技术训练，如今收入及高，在他同族的人们眼里，相当有出息。因此，这位出主意的人，出于对我们的特殊友谊，自愿介绍我到这个人家里去学，如果我确实有些天分的话，到了那里，我能努力学习必要的知识，就不但能够学会雕刻铜版，而且能够自己绘制地图。这种职业才可以说是一种体面的、高尚的、而同时又有益处的、和富贵人家的生活相适应的职业。

怀着比原先更多的忧愁和疑虑我母亲来到第二位靠山家里，这个人也是她丈夫的朋友。他是印花布工厂的厂主，这个工厂本来是个小工厂，但规模逐渐扩大，如今拥有越来越多的财富。听了我母亲报告的情况以后，他就用下面的话回答说："朋友的儿子，年青的亨利我们是永远不会忘了的，宣布志愿做美术家这件事，以及他特别喜欢美术这个消息，都和我心里

先前对这个男孩子怀有的一个念头非常一致，我觉得这太好了。他把个人的兴趣放在一种需要较高才能和热情的活动，这完全符合他的精明强干的父亲的精神，不过，必须把这种兴趣引导到稳定的、合理的轨道上去。尊敬的夫人，您知道我那也并非无足道的行业的性质，我制造印花布，我之所以获得了相当的利润，主要是由于我总极力注意最新、最时髦的花样，甚至还极力设法用崭新的、独创的花样超过它们。为了这个目的，我聘请了专门的图案设计师，他们的任务就是专门设计新颖的图案，呆在舒服的房间里，随心所欲地把星星、花朵、斑点、卷须和线条乱画在一起。我的工厂里有三个这样的人，我得以宽厚的态度对待他们，还得付出好大的一笔冤枉钱。他们虽然熟悉工作的过程并且完成地非常熟练，但他们只是偶然选择了这种职业，并非事先受了任何内在的力量的驱使。现在您儿子在这样小的时候，就沉迷于美术，并没有任何外力的推动，就整天画花园儿和树木，您想，还能有什么比这样一个年青人更受我欢迎吗？我们一定要提供给他足够的花，让他运用艺术的魔力使这些花布局匀称地重现在布上，使花样层出不穷，让他从丰富的大自然中抽出最奇妙的、最优美的形象，和我竞争的人会因为这些形象而灰心丧气！总而言之，把您的儿子送到我家来吧！不久我就会把他培养得和其他的人一样，等到他年龄再大些的时候，我们就把他送到巴黎去，那里他的事业大有发展前途，各种工业方面的最优秀的图案设计师过着王侯般的生活，受到实业家们最优厚的待遇。如果他在那里有巨大的进步，丰富了自己的经验，他就成功了，就可以主宰自己的命运了。那时，要是他愿意和我合作的话，我是很高兴的，对我也是有利的。但他如果在别处找到了好事，我仍然感到满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意。我相信，我的想法不是错误的，您考虑一下吧！”

接着，我母亲就被带领着到他的工厂里走了一遍，让她参观五色斑斓的印花布，木雕的印花型板，尤其是参观他的图案设计师所设计的大胆构思的花一样。她完全心领神会，心里又充满了希望。一位老练的实业家保证说，这种行业的收入稳定可靠又很丰厚，除此之外，这种艺术肯定完全是为妇女服务的，非常明净舒适，儿子干这一行看来是很安全的。当她想像自己穿上了用我所设计的花样比较朴素的印花布做的衣服，她产生了可以原谅的虚荣心。她的思想被这种快意占据了，因此，她就此结束这一次访问，专心回味这些想法。

但是第二天她又想起自己的责任还没尽到，便怀着新的忧愁和疑虑走出家门。她来到我父亲的第三位朋友家里，他是个鞋匠，是个老谋深算的人和大政治家。自从我父亲死后，他受时势的推动，已经走上更严格的民主主义的道路。听了我母亲向他报告自己的来意和昨天访问的结果以后，他心里很不高兴，就很不客气地开始胡说八道：“画家，绘制地图的人，图案设计师，都是蹲在房间里的人，都是老爷们的奴仆！都是金融贵族的走卒，都是助长奢侈和柔弱的走狗！绘制地图的人甚至还是灭绝人性的军事行动的直接帮凶！善良的夫人，艰苦的手工劳动，对我们来说是必要的呀！假如您丈夫还活着，他一定会让孩子们学习艰苦的手工劳动，这就像二乘二等于四一样毫无疑问！再说，这孩子受你们妇女的家教的影响，已经有点儿软弱和娇气了，让他去做石匠或者瓦匠吧，或者把他交给我，这样他就会养成应有的谦虚态度，从而也就会产生来自劳动人民那种理所当然的自豪感，在他能够做成一双好鞋以前，如果他在其他方面也能象他父亲那样的话，他就已经学会如何

做一个公民了，我们这些手工业者对于他父亲的去世至今还是非常惋惜的！雷太太！您考虑一下吧！从行伍中干起，就能成将材嘛！我送去的新鞋不会太瘦吧？”

但雷夫人从他那里离开时，并没有觉得自己得到了特别的教益，她自己嘟嘟囔囔地说：“你这个老粗儿！鞋匠先生！你就钉你的小鞋钉吧！你的企图在我这里是不能得逞的！你就守着你的鞋楦等候我的孩子来给你作伴吧！缝鞋的人没什么好主意！臭皮匠对于敬畏上帝的人来说算不了什么！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后来，她一谈起和鞋匠的这次谈话来，就重复这些讽刺话，当时，她一面嘟囔着这些话，一面站在一所又高大又美观的房子前面拉门铃，这所房子是当年我父亲给一位显要人士设计修建的。这位人士同样是政治家，神采高贵严肃，沉默寡言，但对我们却表示出几分好意，多次在关键时刻出主意帮助我们。我母亲向他说明来意以后，他就婉言回绝：

“我很抱歉，偏偏在这件事情上无法效劳！我对于美术简直一窍不通！我只知道，连十分有才华的人也须要学习多年，并且须要有相当多的钱财才行。当然也有一些伟大的天才，突破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最后得以登峰造极，但是，要判断您的儿子在这方面是否有希望，我们这个城市里却绝对没有这种权威人士！这里的所谓的艺术家，距离我所想像的真正艺术相当远，我决不能劝人向着错误目标前进。”接着，他考虑了一下，然后继续说道：“您就把这件事完全看成是他的孩子气的梦想吧，要是愿望让我介绍，把他安插在我们的某个部门里，我对这件事乐意出力，并且对他加以照顾。我听说他有些才能，尤其在文书工作方面。我们的官厅中，有不少的精明强干的人刚进来时，都是可怜的小书记，逐渐升为行政人员，如果

他干得很好，也能像他们一样升为行政人员。我说这句话，可并不是要引起什么巨大的希望，而只不过是为了向您说明，您的儿子走这条路，不会像其它一些道路一样。默默无闻，生活贫困。”

这番话使我母亲的眼前又出现了希望，使她的思想又彻底动摇起来，她无法决定，是否应该劝我改变自己的志愿。因为和那位工厂主的话不同这番话，这是一位有名望的、说了话能够兑现的人提出的保证，这个人掌握着我们国家的情况，同时又参加行政管理，是有权力保证那些听他话的人的生活的。

至此她停止了辛苦的奔走，写了一封长信，把奔走得到的全部情况告诉了我，而特别着重工厂主和政治家的提议，劝我不要急着做出决定，宁可考虑一下，留在国内兼什么职业能够自食其力，充分发挥自己的天赋的才能，能够成为她老年的安慰和依靠，她表示，绝没有帮助别人把一种我所厌恶的职业强加于我的意思，因为她很清楚我父亲处理这类问题的原则，她的办法也就是父亲的办法。

这封信的上款写的是“ 我亲爱的儿子 ”，这是我第一次从她口里听到“ 儿子 ”这个词，我的内心被它深深感动了，使我感到有些骄傲，就很容易接受信的其他内容，从而对自己的计划怀疑动摇起来。我和绿树在一起惯了，面对冷酷无情的社会生活及其领导者，感觉自己异常孤单，没有抵抗力。但我一方面已经开始作好远离森林的思想准备，同时却更加热爱大自然，终日在山中四处漫游，别离的日期已经迫近，促使我更明确地掌握了不少的初步知识。容克贵族菲利克斯的许多习作我都临摹过了，从而学到了一些表现的技法，所以，现在我用铅笔和墨画出来的画至少是黑白分明的。

第二回　尤蒂特和安娜

早晨或傍晚我常常站在那个下临深湖和小学教师父女的住宅的山岗上，也常常整天坐在一棵山毛榉或栎树底下，望着时而被日光照耀，时而被云影笼罩的那所住宅。但我越踌躇，就越没有胆量下山去那里，因为我心里一直在思念那位少女，所以我想人们立刻就会看出，我是为她而来的。我在思想上已经把安娜的秀美的形象完全据为己有了，致使我看到她就会变得羞涩起来，并且一厢情愿地料想她那方面也是这样。但由于我一直渴望，再见她一面，所以对我来说，这一段彼此分离的时间和我自己心中犹豫不决的状态，都决不是痛苦的、不堪忍受的，我沉浸在这种充满相思和期望的状态中，在期待着第二次相逢的同时，却又感到心跳加速。每逢表姐妹们谈到她时，我都装着没听见，但是在她们谈完以前，我决不离开那里，她们问我，她到底是不是个非常可爱的女孩子时，我就非常冷淡地回答道“是的，当然是！”

我常常路过美丽的尤蒂特的家，她也是个美丽的女子，所以我也同样感到有几分羞涩，对于是否进去的问题，颇费踌躇，曾被她以强迫命令的方式叫进去，留住不放。她母亲本着勤劳的、不知疲倦的老年妇女的作风，也由于爱好劳动，几乎总在酷热的田地里干活，而这位身体强健的女儿却尽拣轻活干，舒舒服服地在凉快的家里和园里料理家务。所以天气好的

日子，她经常都是一个人在家，如果她所喜欢的人顺便到她家来和她聊天，她是很欢迎的。她一发现我会画画儿，就立刻拜托我给她画了一小束花，然后心满意足地把它夹在她的赞美诗集里。她有一个金边的、从城里买来的小纪念册，纪念册里只有两三个题词，还有许多空白页。我每次来访，她都从中给我提供几页，让我画上一朵花或者一个小花环，然后在下面写上一句诗或者有趣的格言，我几分钟就画成的小画儿，夹满了她的赞美诗集，她保存着许多印着文字的小纸条，都是她从糖果包装纸上剪下来的，我所写的就是从这些纸条上摘录的诗句。一来二去，我就和她家熟了，觉得在她家如同在自己家一样。我一方面总在想念秀美的安娜，同时又喜欢逗留在美丽的尤蒂特身边，因为我在那个少不更事的天真时期，把尤蒂特和安娜混同起来，每逢我面对着尤蒂特的发育成熟的、丰满的形象时，想起那不在面前的、好像含苞待放的花蕾似的安娜，就觉得比在别的地方想到她，甚至比在她本人面前，都更为心安理得，我并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忠的罪过。我往往在早晨尤蒂特梳头的时候，和她见面，她的头发很多，解开以后，一直垂到腰部。我随手玩耍起来，她这稠密的、波状的青丝，尤蒂特在这种场合，总是随即把双手放在膝间，听凭我抚弄她美丽的头发，玩耍逐渐变为种种爱抚，她对于这些爱抚也微笑着予以默许。在这种场合我暗暗感到一种幸福的味道，心里也不问是怎样产生这种幸福的，可能导致什么后果，这种内心的幸福，对我说来，已经成为一种习惯，所以不久我就每天都悄悄地跑到她家待半个钟头，喝一碗牛奶，给笑容满面的尤蒂特解开头发，即使她已经把头发编成辫子，但我只是在她一个人在家，并且没人看见的情况下，才这样做，她也只有在这种时候才容

许我这样做，这种心心相印的默契给我们之间的交往增添了一种甜蜜的吸引力。

有一天傍晚，我从山上回来，顺便来到她家，她正在房子后面的井边坐着，刚洗好一篮子嫩绿的莴苣，我把她的手拉到喷着的清水下面，像给小孩子洗手似的，又洗又搓，让冷水滴在她的脖子上，最后还开了个很笨的玩笑，把冷水洒在她脸上，我的头被她揪住，按在自己怀里，相当厉害地打了一顿，打得我都耳鸣起来。这种惩罚虽然是我自找的，但我觉得太过分了，我从对方的手里挣脱，自己也动手抓住对方的头，急欲对她进行报复。但她一直坐在那儿，继续进行英勇的抵抗，直到最后我们俩都气喘吁吁，面孔绯红，才停止了战斗，我双臂缠绕着她的雪白的脖子，身子靠在她身上休息，她把疲惫不堪的双手放在膝盖上，她的胸部像波浪似的起伏着，凝望着前面出神。随着她的视线，我的眼睛向晚霞染红的天空望去，黄昏的寂静气氛惬意地围绕着我们。尤蒂特坐着凝神沉思，抑制住自己激动而沸腾的热血，把内心的愿望和情感严密地封锁在自己胸中，不让我的少年狂热的心知道，我却没有意识到自己置身于熊熊烈火燃烧的深渊旁边，而一直在这种恬静的幸福中沉浸着，仿佛看见天空透明的、玫瑰色的晚霞光中浮现出安娜的秀美苗条的形象。因为这一瞬间我心里只有她，我预感到爱情的萌动，觉得我当时非得立刻见到这位窈窕的少女不可。我猛然挣脱，急忙跑回舅父家去，听见乡村提琴的尖锐的声音在那里回荡。原来家中所有的年青人都在宽广的大厅里集合，利用凉爽的、闲暇无事的晚上，按照叫来的提琴师拉出来的曲调，学习跳舞，因为长辈认为，让年青人练好跳舞，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秋收节，从而也使自己先享受一下跳舞的乐趣，这样做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是很恰当的。我一走进大厅，大家就立刻要求我参加，我顺从大家的意思，加入欢乐的行列中时，忽然看到躲藏在人们的行列后面的脸羞得通红的安娜，我感到十分满意，心里高兴极了，但从我初次见到她到现在虽然已经有几个星期之久，我却不让人看出我的喜悦，向她打了一个招呼，便从她身边走开，这时，她也正要开始跳舞，我的表姐妹便要求我和她一起跳，我力图用种种借口来推脱。但我怎么说也推不掉，最后，我们勉强这么做了，我们俩都不敢看对方一眼，身体几乎一点都不接触，姿势显得不大轻盈，面上带着羞涩的表情，在大厅中舞来舞去。我虽然觉得自己好象拉着一位天使的手，幸福的好像在乐园中跳华尔兹舞似的，可是跳完一回旋后，我们就仿佛水火不相容一般，迅速分开，立刻走到大厅的两头去了。我方才还任意用两只手夹着容貌美丽的尤蒂特的脸蛋，现在却胆小的不敢拥抱安娜的瘦小的、简直可说是柔若无骨的身体，却象躲避一块烧红的铁似的，放她走开了。她也重新躲藏在欢笑的姑娘们背后，再也不肯回到跳舞的行列中去。我却煞费苦心地说一些听起来象是说给大家听的话，同时，安娜也一定会接受，并且心里猜想，她所说的那不多的几句话，也是这个意思。

安娜和我舅父的女儿们经常交换鸽子，她今天带着满满一笼的小鸽子来了，还是把过街的提琴师叫进来的主要原因。大家约定，今后还要再练习几次跳舞。但现在天已经黑了，得把安娜送回去，大家推选我护送她，我听到大家推选我，虽然像听到美妙的音乐一般喜悦，但我并没有表示出格外积极的样子，因为我心里产生了一股子傲气，使我对这位少女格外冷漠，我心里越爱她，脸上就越显出不高兴和尴尬的样子。安娜却依然保持着谦逊、安详、大方的态度，把宽帽檐儿的、插着

绿衣亨利

一朵玫瑰花的草帽上的带子从容不迫的系好。因为夜晚天凉，舅母拿来一条旧时节日戴的、布满翠菊和玫瑰花纹的、华美的白围巾，围在她穿的半乡下式的蓝衣服上，这套装束衬托着她的金发和秀美的面庞儿，使得她就像上世纪九十年代的英国女孩子。这样打扮好了，她神态十分安详地转身要走，想看一看谁来送她。在我的表姐妹们的大胆直率的言谈举止的鼓舞和掩护下，她对我的窘态毕露的样子笑了笑，却没有回头看我一眼，这样一来，我就更加狼狈了，因为面对着这些团结一致的姑娘们，我感觉自己很孤立，简直想留在大厅里不出去了，可是我的大表姐同情我，再次用坚定的语气喊我去。我想至少得和大家一起把安娜送到大门外，这并不是太没面子。我们大家一起走到那座山下。大家在这里告别。我站在后面，看见安娜把围巾系紧，说道:“啊，到底是谁送我呢?”这时，姑娘们埋怨说:“瞧，既然画家先生这样勉强，那就只好让别人送你啦!”一个兄弟喊道:“哎，要是非送不可，那我就去，画家不愿扮演少女的侍从的脚色，而你们总喜欢让人扮演这种脚色!”我一听他这样说，就走到前面，用粗鲁的口气说:“我可没说过我不想送她，要是安娜觉得我送合适的话，我一定送她。”——“很合适啊!”她回答说，于是，我就开始和她并肩前行。但是别人都向我们大声说，因为我们都是彬彬有礼的城市青年，我得挎着她的胳膊走。我想这话很对，就去挎她的胳膊，她急忙缩回来自己的胳膊，然后轻轻地、但是坚定地挎住我的胳膊，一面回过头来微笑着望了望那些开玩笑的人。我觉察到我的错误，觉得有些难为情，就一言不发地往山上跑去，那可怜的女孩子几乎跟不上我。她不让我看出她这种情形，就大踏步的跟着我，我们刚一走到没人的地方，她就开始毫不拘

束地谈论起来，谈起她须要指给我的路，谈起田地，谈起森林，谈起这块地属谁，那块地属谁，这里那里两三年前还是什么情形。我没怎么说话，只是注意听着，把每一句话都像咽一滴麝香葡萄酒似的接受到耳朵里。我们到了山顶，我心里已经不那么着急了，在上面的平地上信步走着。这时，闪闪的星空广阔地展开，笼盖四野，山上却是昏暗一片，这昏暗的夜色使我们彼此更加亲近，因为我们简直谁都看不见谁，觉得我们如果彼此紧挨着，也会听得更真切些。从远处的山谷传来淙淙的水声，我们望见夜幕笼罩的大地上有些地方闪烁着微弱的灯光，大地的庞大的黑影和天空截然分开，暗淡的黄昏之光出现在天空与地平线之间。像一条带子似的环绕着大地，我注视着这一切景象，细听着我的女伴所说的话，同时陶醉于和一位情人臂挽臂同行的喜悦和自豪的情绪中，这位我已经将她确定为我的情人了。这时我们怀着十分舒畅愉快的心情，畅谈许许多多的事情，或者什么都不谈，接着又像老年人似的，一本正经地谈论我们共同的亲戚家和他们的情况。不知不觉我们已经望见安娜家的灯光像一只萤火虫似的在山脚下发亮，我们距离安娜家越近，她就越谈笑自若，声音也开始变大，她的声音像远处传来的晚祷的钟声，在我耳边接连不断地回荡，美妙非凡。我用我心里想出来的最精彩的话来应付她灵机一动产生出的美妙的思想，但在这整个晚上，我们都还没有直接称呼过对方，“你”这个词自从那一次用过之后，就在我们彼此之间一直没有重新用过。我们，至少我个人，把这个词，像一块节约下来的金币似的，珍藏在心里，完全没有必要把它花掉，或者说，它好像一颗在我们前面闪动的、处于不即不离状态的遥远的星似的，我们的言谈和关系都以这颗星为指针，像两条线汇合在

一点上似的汇合在那里，在没有汇合以前，避免过分亲密的接触。我们进了屋子，向等着她回家的父亲问安之后，她在高兴地叙说晚上经历的事情时，才大大方方地附带提到我的名字，她觉得在自己家里像鸽子在窝里一样安全，在自己家庭的保护下，她还不加思索地把“你”这个词毫无顾虑地抛出去，所以我只要捡起它来，也同样毫无顾虑地还给她就行了。小学教师责备我好久不来他家，为保险起见，他要求我明天早晨就来，在这里待一整天。安娜把那条围巾交给我，让我带回去，然后，她就拿着灯把我送到门外，用那种悦耳的声音和我告别，在我们心照不宣地结下友谊后，这种声音如以前大不相同。我刚一走出她家的宅院，就把那条在我看来就像天上的云似的、柔软的花围巾围在头和肩膀上，然后手舞足蹈地爬上夜幕笼罩着的山。到了满天星斗的山顶时，夜半的钟声从山下村子里传上来。这时无论近处远处都已经那么沉寂了，这种沉寂似乎要转变成一种阴森恐怖的咆哮，等到这种错觉消失以后，我凝神细听时，才听出是下面山谷间流水的淙淙声。我好像被魔法定住了似的站了一会儿，觉得似乎有一种兴奋的快感从四周向这座山袭来，不断地缩小包围圈，最后紧逼到我的心口。我将滑稽可笑的装束虔诚地脱下来，把它叠好，然后像做梦一般走下山坡，不知不觉地回到了家里。

第三回　豆荚罗曼史

第二天早晨，我携带着绘画用具，顺着原来的路走去，路上阳光明媚，草木上的露珠被照得晶莹发亮，不久就望见湖水在清晨的烟霭笼罩下闪闪放光。朝阳给房屋和花园镀上了一层金色，它们的水晶般明彻的形象倒映在湖水中。花坛之间有个穿蓝衣服的人影在来回移动，远远望去，就好像纽伦堡制造的玩具花园里的人似的。这幅图画又消失在树林后面，不久又重新出现，画面越来越大，距离越来越近，把我也接受到它的框子里去。小学教师父女已经在等着我吃早饭，我走了这么长的路，食欲大振，所以很高兴地坐在桌边，安娜却以最可爱的方式发挥了一个小主妇的种种美德，最后坐在我身边，以非常文雅的姿态，好像不食人间烟火的仙人似的。略微吃一点早饭，但是吃完早饭后还不到一个小时，我就看见她手里拿着一大块面包，也给我拿来一块，她用又小又白的牙齿毫不拘束地啃起面包来，这种一面谈，一面走，一面津津有味地吃东西的姿态，和方才吃早饭时那种庄重矜持的姿态，对她来说，都是非常相衬的。

早饭后，她父亲和老女仆一同到山坡上的葡萄园里，去掉快要熟的葡萄上的阻碍阳光的叶子。管理葡萄园以及伐木和劈木柴是他在隐居生活中的主要劳动。我四处寻找，看有什么绘画对象。安娜得摘掉一大盆绿豆角儿上的小尾巴，然后用长线

穿起来豆角儿，准备晒干。我为了能待在她身边，就借口说，现在得拿一些花来写生，请她给我折一束花。因为要把花搭配好，我陪同她到花园里去，我们足足用了半个小时的工夫，终于采集成一个美丽的花束，插在漂亮的老式的玻璃花瓶里，摆在房子后面葡萄架下的桌子上。安娜把豆角儿倒在花瓶周围，我们面对面地坐着，边干活，边叙说我们各自的生活经历，一直到晌午时分。我觉得和在自己家里一样，十分温暖，不久便怀着老大哥似的优越感，通过一些自己的想法和插入谈话中的意见和教诲，引起这位善良的女孩子对我的钦佩，同时，我又大胆地用鲜艳的颜色来画我的花，她身子伏在桌面上，一只手拿着小刀，一只手拿着一把豆角儿，脸上带着惊喜的表情看着我画。我照实物的大小把花束画在纸上，打算作为一件正式的展览品把这张画给她家留下。正在这个时候，女仆从山上回来了，她要求安娜去帮她准备午饭。这短暂的分别，后来在饭桌边的再会，饭后的午休，小学教师方面对于我这张很有进步的作品所讲的一些赞美话，最后还有对于在葡萄架下再一次相聚、在一起待到晚上的希望，所有这一切都是那样愉快而激动。安娜似乎也和我想得一样，因为刚才她又把一大堆豆角儿倒在桌子上，看来够她摘到晚上的。不料女管家忽然来了，让安娜和她一起到葡萄园里去，今天就把活做完，这样明天就用不着为了剩下来的一点活再跑一趟了。我听了这话心里很沮丧，很生这个老太婆的气。安娜却很高兴地去了，态度很和蔼，对于变更她的计划没有表现出愿意与否。老太婆看见我留在那儿，就问我是不是也和她们一起去，她说我肯定不乐意独自留在这里，还说葡萄园里是很好玩的。但我这时已经非常懊丧而且不耐烦，就回答说，我得把我的画画完。于是，我就自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